

## 婚纱知我心

徐洋

结婚5年多,搬了5次家。感谢部队给了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,也感谢胡先生给了我成为“女汉子”的机会。年前搬家的时候,整理一些旧物。其中,有一个很大的箱子,搬起来并不是很重,可密封得特别严实。费了好大劲拆开箱子,没想到,里面装的竟然是我的婚纱。是啊,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,大都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婚纱,即使只能穿一次,也想买下来珍藏。对此,爱美爱浪漫的我,又怎能免俗呢?

那是2012年的7月,我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涯。离校的时刻,我正在为一场同城的军恋而纠结。

是回家去,还是留下来?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这个道理我懂,可军恋对象的工作性质,又使我实难接受将来分居两地的现实。

胡先生申请了休假,我们一起回彼此的老家见父母。中间的过程恐怕和很多人一样,并不是很顺利,但好在那时的我们很坚持,最终得到了彼此原生家庭的真诚祝福。

当年年底,我们领证了。从那天起,刚满23周岁的我,正式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嫂一职。

其实,那个年纪的我并不知道作为一个军嫂将要面对的是什么,只想有一个男人愿意把我妥安置放,挑起我未知的余生,这应该就是爱情。

我没想到,他爱我是真的,但他爱部队、爱工作,丝毫不比爱我差。

2014年7月末,我们的爱情结晶出生了。初为父母,我们都挺激动,但喜悦总是会遇到现实的无情冲刷。我开始和很多军嫂一样,过上了那种告别职场、等待老公、持家带娃的家庭妇女生活。

原本应该痛并快乐着的生活,我却越越越,越越越了快乐。我和胡先生开始有了争吵,有了冷战。

我抱怨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家,这个家和不是自己名下的房产半毛钱关系都没有,只要不经常搬家就行了;我抱怨他为什么在深夜里只能让我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排队、看病、打针;我抱怨他为什么两个人不能一起交替带孩子,我也想去干得实现自我价值;我抱怨他为什么干得那么累,还要守着这个偏僻的山沟军营不离开……所有的所有,我像极了祥林嫂。

想来,那段时间,胡先生背负了极大的压力,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责怪,反倒对我越来越耐心,越来越温柔。

久而久之,我开始反思:一个女人当了军嫂究竟意味着什么?细细品味,答案就是:结婚以前,芝麻大的小事儿都以为是天大的事情;当了军嫂以后,即便天塌下来,一个人也能镇定自若地顶起来。

厘清了思路,找准了定位,选择了理解,我的生活就变得不再纠结,就开始充满阳光。如今,胡先生在部队干得风生水起,而我也有了了一份很满意的工作,快4周岁的女儿活泼开朗。

这两年,军队改革紧锣密鼓。我发微信问胡先生:“有没有想过回地方?”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回复:“听组织的。”我心了然,他爱我,也爱这身戎装。我心笃定,从此不谈亏欠,不问选择,只愿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不负遇见。

试了试箱子里的婚纱,我依然能穿。想着今年胡先生休假的时候,我们能带女儿去海边拍个婚纱照就好了。

前提是,倘若他有时间的话。


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16岁初上高原,43岁二次进藏,这位戍边女军人的眼里,是边关翻天覆地的变化;心里,是始终如一的情怀——

# 归去来兮,永远的高原情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晏良

“我的亲友团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军人。”

这话出自一位高原女干部之口。她共有8名至亲参军,手机存照随手一翻,指尖跨度便是40年。

她叫郭江明,芳名的寓意是“守护江山明月”。这位高个姑娘名符其实,她的人生路,始终承接着戍边基因,续写着山河约定。

28年前的3月,重庆江津火车站车少客涌。郭江明的姐姐退伍,而16岁的她刚穿上军装,“姐妹花”在拥挤的站台“换防”。那天,母亲牵着两个女儿的手,迎来“小心肝”,送别“心头肉”。

“部队生活很苦,西藏条件更差,你要有思想准备啊……”看着细皮嫩肉的妹妹,姐姐含泪叮嘱,挥挥手,已是山高水长。

姐姐说的没错,彼时的西藏,极寒至苦,物资匮乏,交通滞后……从机场到军营的200多公里路,车窗外竟掠过了旭日和夕阳。

每个女人都希望被温柔以待,漫天沙尘可不答应。一路颠簸,郭江明取笑战友成了“女版包公”,而对方的回应是,“你也别到哪儿去”。两人“嘿嘿”一笑,露出四排洁白的牙齿。

黄昏坐上餐桌,郭江明看到了父辈口中的“老三样”:土豆、粉条和海带。当然,为欢迎新兵到来,炊事班长一咬牙一跺脚,向温室挺进,给猪一刀,餐盘里也有些许时蔬和鲜肉。听说每逢过节就会加菜,郭江明翻看日历,盘算着哪天能吃顿好的。

虽然身处高原,但军营生活给人一种穿越感。这不,晚上洗漱时,水龙头里竟能放出水藻来。郭江明笑称,如果自己化身美人鱼,定能顺着管道游到拉



萨河里去。

女兵天生爱干净,可洗脚时,姐妹们脱了鞋,皆迟疑。原因很简单,连队没热水。咋弄呢?拉直问号的过程,既有趣又心酸:女兵两人一组,一齐喊“放”,同时伸脚入水。这么做的目的是相互鼓励,无形中添点暖意。

紧裹被子睡了一觉,郭江明在黎明时分醒来。准确地说,是被冻醒的。她趴在窗台上向远望去,屋外落满皑皑白雪。从小在火炉之城长大的“辣妹子”,此刻真想抓把辣椒放在嘴里,增加身体的热量。

两年多的西藏军旅生活,郭江明的表现担得起一个“勇”字。她参加了原成都军区组织的军事比武,技压群芳。而代价就是,原本白皙精致的脸蛋,早已开满了“高原红”。

“瞧你现在五大三粗的样子,当心

没人敢娶。”儿时的好友看了她的戎装照,提醒她“当兵要悠着点儿”。她倒好,一句“漂亮不能当饭吃”全给怼回去,依然苦练如故。

那时的郭江明,满心想的都是要扎根高原干一辈子。可未曾想,1992年9月考取军校后,她回到内地读书,而且毕业分配也未能如愿回藏。

时光兜兜转转,一晃过去多年。带着心的感情线,走到哪里都是眷念。看到内地都市的车水马龙,郭江明就想起高原城镇的模样,更牵挂那群“踏云英雄”。难舍的雪域情缘“牵线”,她与“老西藏”的后代定了终身,以“高原军属”的身份去西藏探亲。

雪域虽远,也是阳光普照之地。郭江明的公公告诉她,改革开放以来,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迅猛,“几十年跨越上千年”,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。郭江明

也欣喜地发现,随着国家援藏力度的加大,不仅高原同胞与内地人们同奔小康,而且驻藏部队也搭上了地方发展的快车。

目睹繁华忆芳华,郭江明颇感振奋,但也有遗憾。毕竟,自己曾是这片雪域的守卫者,而此后却只能做客人。她想重拾当年的归属感,在军旅生涯的末期,再次战斗在雪海云天。

机会终于来了——2017年7月,刚刚获得“全国巾帼建功标兵”殊荣的郭江明被上级推荐进藏工作,任职拉萨警备区,为高原驻军书写军事华章。

“都老夫老妻了,当什么牛郎织女呀!”亲朋好友又来劝阻。可两个陌生人变成亲人20年,早已知根知底,丈夫送给郭江明的只有牵挂和支持:“家里有我,不用操心。”爱的语言在此时无关浪漫,却“含金量”十足。

郭江明归心似箭,车程也很“配合”。以前,从贡嘎机场到拉萨市区要4个小时,而今缩短为个把小时。车窗外,如画的美景让郭江明如醉如痴。

沧海桑田,一个转身之间,许多事物早已淡出视线。重回“娘家”,郭江明再也寻不见“老三样”和“女包公”。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,她随口一说,就是一串傲人成就——“富氧营房、室内球场、阳光水窖、保温猪圈等新型营产亮相边关,有氧冬囤、乘车巡逻、直达配送、立体保障等抓建理念走进方案……总之,国防今胜昔,边关坚如铁!”

抚今追昔,父辈们拓荒而行的老照片,砥砺着郭江明建设西藏的进取心。情到深处,终作泪流,不是溢出眼眶,而是落进心里……归去来兮,笑靥使命的郭江明,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。

## 家庭秀

你说,我是夏季里的一棵四叶草,绽放的生机和欢笑,齐声在你耳边诉说着美好。爸爸,我不想做你的天使,因为我要在人间,慢慢地陪你变老。

其实,你是我四季里的整片天空,时光变得柔软,风也有了背面。女儿,从未给你金色的童年,可你带花的手指,却给了我快慰和力量。

暑假来临,火箭军某旅工程师李安泰迎来了朝思暮想的女儿李卓月。许久未见爸爸的贴心“小棉袄”,缠着李安泰一起做游戏。父女相伴,其乐融融。

■胡良/文 黄武星/图

## 璇姐私聊

### 婚姻故事没有“范文”

璇姐好:

我是一个单身的兵妈妈。最近,为了儿子的婚事大事,我可是伤透了脑筋!他年纪也不小了,这些年陆续谈过几个女朋友,但都没能“修成正果”。不想让他像我一样经历不幸的婚姻,我没少给他传经验、敲警钟。他谈的对象,我都会亲自把关。可自从上一个对象“吹”了之后,他就再没有往我面前领过人,还口口声声说,他的事让我别管了!我的苦心他怎么就不能理解呢?

一位兵妈妈

兵妈您好:

俗话说,男大当婚女大当嫁。孩子在部队当兵,日常任务繁重,个人支配的时间少,加上恋爱经验相对不足,使得情路不顺;而您作为过来人,希望他少走弯路,尽早收获幸福,您的操心实属人之常情。

但您需要想想的是,儿子的每个选择您都要把关,他的婚姻蓝图您也要参与设计,如此得来的“幸福”真的会令他幸福吗?毕竟,年代不同,观念不同,他接触的人和世界也完全不是您当初面对的那些模样。如果还一味地拿上一代的标准作为他的择偶“准星”,那就很可能不是在“校准”,而是在限制。

幸福没有“模板”,不是简单地复刻就能收获美满;婚姻更没有“范文”,只有亲身经历,才能领悟其中的真谛。

您要有信心,咱军哥在女孩心中的形象一直是稳重可靠,“暖男”属性自带,“硬汉”指数爆棚,这样的男孩儿怎么会没人爱?放在他自己的感情世界里翻翻吧,终究,他会发现属于他的彩虹。

婚姻没有参照物,可以参照的幸福定律倒有一条:美满的婚姻无关外在条件,都是用心在经营。也许,这才是您该传授给他的。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## 家事

# 我是一个兵

■任瑞娟

从懂事起,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“兵”。母亲随军到了军营,我是在一片军绿色的簇拥下成长起来的。

父亲所在部队在偏远的丘陵深处,生活条件差,随军家属少。小时候,我没有城里孩子们的时尚玩具,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在父亲身后,到他所在的机务中队看兵叔叔们比赛掰手腕、拔河、打篮球、踢足球。每次我都鼓足了劲地加油,呐喊、拍巴掌。在我眼里,他们这群人太棒了。

时间长了,叔叔们都亲热地喊我“兵苗苗”,可我不喜欢。苗苗这个名字,怎么听都像女孩子叫的,我可是堂堂男子汉啊!可我越不喜欢,叔叔们就越爱这么叫,有时候,还故意哪儿人多在哪儿叫,气得我直跺脚。他们说,喜欢看我这脸红脖子粗的样子,有兵味儿。

“兵味儿是什么味儿?”我懵懵懂懂地问父亲。父亲哈哈大笑说:“等你当了兵,就知道了。”随后,他拍拍我的脑袋,有些神秘又有些笃定地说:“我要亲自打造你的兵味儿。”

当时,父亲的话让我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。可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,

已经晚了。

第一次被父亲带去唱军歌,我特开心。和那么多兵叔叔一起唱歌,太有感觉了。那种山呼海啸的吼声,让我的小胳膊小腿儿充满力量。可总去,我就有了审美疲劳。看着别的小伙伴悠闲地在院子里捉蟋蟀、玩弹珠,我哪有心情去“吼”歌?我像糖稀一样黏在母亲身上,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想躲开父亲的目光。可母亲却一边安慰我一边说:“听爸爸的话,没有错。”白哭了一场的我,只好乖乖出门。

“儿子,起床!3分钟后家门口集合!”每天清晨,大院的起床号吹响前10分钟,父亲的命令声就穿透了我的房门。800米跑、15个俯卧撑、20个仰卧起坐,父亲把我折腾了一溜够后,又带着他的兵去早操了。

有一次,不堪重负的我假装生病,逃避“兵役”。父亲早就看出了我心里的“小九九”,可他并不戳破。只等我养好了“病”,他又在大晚上带着我跑步,说是多进行体能训练体格就棒了,就不会生病了。天哪!经过那段“魔鬼”时间,我再也不敢动歪脑筋了。

但满腹的牢骚,还是有的。一次吃

饭时,我小声嘟囔:“我要是再多几个兄弟姐妹就好了,我就不一定非得当‘兵’了。”

没有想到,父亲竟然兴奋起来:“那敢情好!咱们家就可以有‘女兵宿舍’‘男兵宿舍’。我的书房嘛,就是‘司令部’。以你现在的资历,可以当个班长,带着他们训练。至于你妈嘛,也可以升官当后勤部长喽!”

想到父亲带兵的辛苦,我说:“我还是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一兵吧。”一旁的母亲也“哼”了一声,说:“再多几个,我就坚决辞职。”说归说,母亲从来都向着父亲,是父亲最可靠的后盾。

在大院同龄的孩子中,我和许航玩得最好,他父亲和我父亲也是最好的战友。可就在1998年的抗洪抢险中,许叔叔牺牲了。那段时间,父亲的脸色一直很憔悴,妈妈的眼圈儿也总是红红的。一连几天,我陪着许航,呆呆地坐在训练场边的台阶上。

“我要和我妈回老家了。”许航闷闷地开口。

“那你还会当兵吗?咱俩约好的。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不,我不当了!当兵太辛苦了,还

会牺牲……”许航哭出了声。

那一刻,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,却鬼使神差地学着父亲的样子,拍拍他的肩膀,说:“总得有人当兵保卫国家呀!”

许航走了,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。父亲再怎么“虐”我,我都咬牙坚持着。我对从小生活的军营,对父亲夏天晒得黑瘦黑瘦、冬天冻得青紫青紫的脸,有了一份崇拜和感动。

我喜欢上了军歌,有段时间没唱,心里就会觉得缺点什么,就会自己一个人扯着嗓子开吼。兵叔叔们站如松、坐如钟、行如风的气质,也在我身上有了完美体现。班上的小姑娘们总是用崇拜的眼神悄悄地看我,但我潇洒地装作不知道。

高考时,我郑重地填报了上军校志愿。父亲知道后,点点头:“好儿子!”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我在街上遇到一个歹徒纠缠女孩子。想都没想,我就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。歹徒吓跑了,而我却受了伤。向后倒下去的时候,我看见自己身上的血像鲜花一样绽放。

“醒醒,你是谁?”听到那女孩急切的声音,我的脑海只有一个庄严的回答——我是一个兵!

